

南屏淨慈寺志

名山志卷之七

著述

叙曰昔人著述藏之名山載闕墳丘名勝斯著山水
之有著述如空有雲漢林有葩卉澤有龜龍羽有苞
采蓋交暎互著云著述有二靈踪瑋跡爰成紀載冶
情麗境遂乞詠歌使人讀其詞如見其人如遊其地
斯亦山靈之所護呵文獻之所擔藉者矣南山度壁
代有鏤剡述形勝者歸形勝述建置者歸建置其無
所歸者如玄翁白拂潘素訓復並著斯篇俾由玄者
金黃歸者者覽藻美亦崑田之屏玉耶

次紀著述

偈讚

永明示衆偈

延壽

欲識水明青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喫禪有省

修顯

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頂笠腰下包清
風明月杖頭挑

荅宋理宗問住山

至愚

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
祖九重城裏動龍顏

永明壽禪師生辰

惠洪

西湖水生洲渚失南屏雪盡峯巒集新春歸來誰使
令臘殘遁逃追不及死生難分後先際古今不與緣
毫隔平生說法如雲雨說得分明唯此日

南屏激水偈

蘇軾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杓頃報盡而止止不先平
於以觀法

呈馮太尉

道濟

削髮披緇已有年只同詩酒是因緣閑看彌勒空中
戲困向毘盧頂上眠撒手便能欺十聖低頭端不顧

三賢茫茫宇宙無人識，猶道顛僧透市廛。

寄淨慈平山和尚

清琪

領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裏一欄收。
皮毛換得先生了，拽把拖犁再起頭。

自淨慈退院謝止菴過訪

智及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徒行道任諸方。
百年寄幻依雲麓，午夜傳衣憶碓房。
筭歲時挑殊有味，杉松手植已成行。
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都盧爲舉揚。

悟藏主淨慈耽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南屏懶

布毛吹山青雲白光明

藏鷓噪鴉鳴小艷詩十里平湖秋淡淡三吳歸路黍
離離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送淨慈書記

大詠

達摩來東土覓甚大乘器紛紛荆棘滿人間不見優
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末後句剛道巖頭啟其意洞山
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禪津流千
古凜高致注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健翮翻雲上九
霄驂騮墮地志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
空翠領徒行脚過金陵背觸竹篔吾且置莫學黃龍
弄爪牙擘開滄海飛金翅

送淨慈經藏主

丁 椿

鄧峯深處曾相見一撥虛空成八片雖然補綴得完
全未免三頭并兩面君談禪令我談道議論胡爲能
恰好西風老桂吹天香大地山河明高君不見茶
陵踏折溪上橋跋驢奔迅騰雲霄至今萬象露風骨
低者自低高者高樵李亭前重握手拈得鼻孔失却
口笑把如來藏裏珠撒向時人不知有咄

贈淨慈明藏主

宗門有體復有用後以智拔先定動棒頭五岳落呼
噪唱下千江乾洵湧卽今拈却棒與喝全真何妨亦

全奪戴角擎頭與麼來幾箇死中能得活維揚道友
真徇竒天台藏教難羈縻揭開宗鏡照塵刹惘惘壁
月揚清輝昨宵爲我當一宿說到無言心自足撥轉
船頭歸去來斷絃誰把鷺膠續

送淨慈拱藏王再叅蔣山正宗

經頭一字無人識作者相逢拱而默懸河四辯一時
乾八萬法門空寂寂湖天雨足涼氣浮翠波蕩漾風
颭颭語嘿商量不到處柳岸數聲黃栗留別起眉毛
眼如月老我何須更饒舌東歸令見鍾山翁自有生
機爲君說

送淨慈慶侍者還山

大千總是如來藏，宗鏡高懸空萬象。赤梢一躍透龍門，平湖漲起千尋浪。老僧急卷袈裟角，看汝青天飛雪雹。朝生便是鳳凰兒，笑到松頭千歲鶴。

贈北礪簡和尚

懷海

橘州骨冷不容呼，正始遺音掃地無。一代文章歸北礪，十年梵語落西湖。人皆去獻遼東豕，我獨來看屋上烏。春盡閉門無恙否，楊花飛作雪痕湖。

淨慈純總持開佛眼光

惟則

破一微塵出大經，湖光山色畫圖新。鮮花爛寫千般

錦慧召昭回萬象春三世如來開笑臉五湖禪子襲
芳塵紀綱教法能如是大抵還他適量人

送淨慈別流經藏主歸湖南爲乃師鍊牛和尚

建增

我也不會說禪釘椿搥觴三十年禪也不會說我赤
眼烏龜喚作鶯依稀南海老波斯牙齒生來半邊缺
拍盲爛嚼虛空渣吐作炎天三尺雪洞山麻三斤雲
門乾屎橛拈來一處看不覺腦門裂何似別流機更
別鍊牛之子金駢各蹉腳踏翻西子湖拔出摩尼藏
中楔三世諸佛被渠橫吞口縫纔開雷奔電掣此行

歸去雲山要向懸崖削壁上磨出先師金剛眼睛
却把骷髏都屏壘臨行求我下轉語我無語千里萬
里一條鐵

淨慈信藏王求和

南極

世尊拈花憐尸插草將謂脫體風流認着盡成顛倒
四十九年說一藏全家活計都傾喪末後猶言一字
無留得些兒渾不當作有說作無說總不是溘儂麁
長舌盡崖掀翻水一湖晴好雨奇無間歇耗甚空言
討真實箇事從來非得矢拄杖頭邊活眼開萬法何
須會歸

聯長 七以鈔齋僧淨慈求語

炊無米飯飽諸方百味豐饒取意嘗莫道盃盃無把柄下僧毛孔盡吹香

松泉首座淨慈職解來別三偈 景 隆

慧日峯頭足壯遊平分風月闡玄猷永明宗旨無今古湖水當門一釣舟

老懷無事卧林泉之子重來爲問禪少室單傳無一法送君歸上渡頭船

臨流移步跨船舷高指扶桑興浩然欲別殷勤猶細
編萬鈞仔重永流傳

虎丘深侍者陞淨慈藏王命和

三呼三應斯旨甚深不在內外何處求尋生公石前
水澄碧澗慧日峯下鶯囀上林喝後承當未爲作者
言前領意纔是知音掀翻大藏小藏抹過卽佛卽心
淨慈暉藏王請和

山着南屏壽室地英豪奮發氣如虹驪珠抉得三千
卍華藏掀翻十二重丹穴鳥生騰作鳳禹門魚躍化
爲龍壯年正合興高志大振揚岐祖道隆

悼同菴簡禪師

支離叟

失機中流仗一壺千鈞法道重清都斷絃絕響人難

鏡高懸世已無天上風雲多變化門前湖水舊
人生出處誰能料試看陶公放牧圖

送浮慈明侍者回東山

梵 琦

南屏山中五百衆大有神通并妙用可憐辛苦貧頭
盧無時不赴檀門供就令侍者托鉢歸眼上不惜長
長眉問漉扇子在何處臨風更索犀牛兒犀牛兒怎
描貌王維筆下丹青薄西湖烟雨漫遮藏日出東山
露頭角

送淨慈妙藏王

龍河老師巧方便再索侍者犀牛扇永明門前水一

湖忽然迸出摩尼珠扇今珠兮俱颯却瘧病不假驢
馱藥好箇翔空五色麟如何絆得黃金索活攘攘明
落落無限清風滿寥廓

送淨慈道藏主還景德

黃面瞿曇不動舌縱橫四十九年說葛藤往往疊成
誰畢竟天無第二月一菴近日離南屏暮剝問渠看
甚經只麼默然叉手處青天白日轟雷霆龍灣老龍
灣老叔侄相忘情更好鎮海明珠待索時與他頷出
椀

送淨慈壽首座還日本

山頭月祖龍溪上水月既不來此水亦不往彼
水月交輝時萬里何曾隔一絲石女裁成火
布泥牛踏斷珊瑚枝有佛無佛俱是誑卽心非心盡
同謗教網高張未入微宗門直指還流浪所以道正
法眼破沙盆古今此道喧乾坤黃金滿國難酬價付
與休后的骨孫椿庭提起百雜碎不要被渠相負累
擲過那邊更那邊尋常只守閑閑地便與麼實奇哉
諸方大可咲嚼飯喂嬰孩但恐空中釋梵來學華又
爲無心開

送淨慈海叢王

永明門前一湖水更有荷花香十里三世如來說不
到一太藏教提不起禪和未許亂承當却是虛空解
舉揚塞却耳根何處聽青頭不動語琅琅諦觀堂上
老師偈勿以區區情識會昨日下午雨今日晴張公喫
酒李公醉

答清遠禪師

吾在僧中龍爲人施法雨根雖有利鈍心本無差互
壁立萬仞表青山常獨露誰言師弟子此事須密付
不會禪妙喜亦非祖處處是道場何勞辨能所
從今自高步追前古

送淨慈顏藏王游廬山

拈起一片木葉移來一座廬山
古人真實相爲且每
區區往還着草鞋拖拄杖游州獵縣極意妄想若是
出格道流必然別有伎倆恁麼中不恁麼擊木無聲
不恁麼中却恁麼敲空作響欲知廬山高更聽廬山
鐘百億瞻部洲都虜入秋毫東西二林在山北自去
遠公標勝蹟結社同修十八人臨終盡向蓮花國南
明歸宗開先萬松棲賢羅漢慧日六剎相連五老峯
明月泉香鑪獅子金輪玉淵遙看瀑布不可近迸雪
崩崖石穿千樹萬樹青松交加屈曲一箇兩箇白

鶴鼓舞鵝躑躅地嘉花美草隨時瑞靄祥烟何消孽
宿開口但管森羅說禪不是長行短偈亦非直指單
傳草五宗之舊轍掃諸祖之顏傳針眼魚吞六千里
挾桑人種陝西田

寄晦巖和尚

行 翠

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復東二二千里外一十五年巾
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寄東嶼和尚

相別於今八載餘君匡徒衆我間居白雲流水乾坤
外終不相親在奇書

送聞禪客歸淨慈

鎗其唇劍其舌劈面機電光掣蕩
一三直指之流蓬
掃四七單傳之落葉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
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聞禪
歸去來草鞋根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日
外雲濤堆

悼淨慈逆川和尚

宗 尚

六十八年安樂法十萬八千非去程無古無今頂門
眼執常執斷世人情葛橋倒地孰能起設利落盤鏗
有聲萬乘臨軒讀遺稿北山猿鶴亦哀鳴

智覺禪師

道衍

化狂南屏孰與倫
誦經爲善妙嚴身
徑登上品蓮臺去
直得閻王敬禮勤

圓照禪師

延和殿裏闍宗乘人
王稱爲福慧僧
報盡西歸登上品
非惟名字續傳燈

大通禪師

儼臨千象峴如山
道譽揚揚藹世間
不是虛承圓照後
須知接武向西還

王岡潤法師

妙入台宗解行圓化儀四教演無邊限修亡倦成三
昧不上青蓮定白蓮

還俗勝仰松淨慈祝髮偈

祿 宏

數年佛殿蔓延一瞬魔宮震蒲卽非新起規模原是
本來面目

鏡蓮偈 并引

法 聚

昔永明禪師示衆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
光明生風來波浪起此實宗鏡直指苟非悟在言外
則未易升其堂也淨慈綱上人禪師之法亂也退居
湖上見蓮花出水爛然鏡中若也遂以鏡蓮自號死

復請發明於天池老人老人日子固見其似是而未
知其所以爲宗也殊不知其宗則取象分別觀影失真曷
免演若之狂然道非情謂要以譬喻得入乃作偈以
贈他日視余言爲眼中金屑則其升堂也亦庶幾乎
止水湛心淵洞寂開圓鏡灼灼寶蓮花莊嚴例諸行
煩惱佛法種汗泥出清淨因花燦乃敷果彰齊以證
丹苞紫金臺九品含聖孕亭亭翠蓋交王伴恒相映
文藻資所薰菱波蕩空瑩香飄祇樹行根力乘戒定
妙有起永沉色空謝華競披奩不知幻妙相成見病
永明有三昧得肯須究竟

爲一山居士點示鏡錄

方澤

凜凜當軒照膽寒曾經撲破自團圓永明依樣描模
出依樣知君已善看

已上偈
見

永明壽禪師像贊併序

惠洪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
檀越其家名辨才學者依以揚聲論議言句法如山
海余漁獵其間十餘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鷺王
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爲之
伴侶以遊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稽首爲之
讚曰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慶夜想晝付復

無間聲度垣闢皆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
無受譬如空華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
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佛祖授手執振綱秀傑
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十

又

惠洪曰予初讀師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
貌狀必枯瘠彫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
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
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玉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
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真乘悲願而至者也

永明壽禪師生辰

教乘法檀越宗門禪判官今朝藏不得推出與人看
看看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渾身露水寒

水菴真像投子清公求讚

師一

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最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
離出入息名造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
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子陋質
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影壁自讚

道濟

面黃似蠟骨瘦如柴這般模樣只好投齋也有些兒

差異說禪不用安排

真像沈提點求讚

遠看不是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畫出這般模樣
眉如掃帚一張大口不會非言只會吃酒看看白頭
常常赤脚有色無心有染無着醉眠不管江海波潭
身藍縷害風魔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
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取磨

淨慈湖隱濟公像讚

無競齋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跳過金剛罔冒毛
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

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
一錢時節到來奄如退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讚歎
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爲濟顛者耶

東嶼和尚真讚

行端

明水大羹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溫也揚塵塵於
海底摘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痕也西丘三世之重
南岩一門之秀賴以獨存其袒肩擔荷之功尚何言也

真像淨慈行堂請讚

智及

眼生三角頭削五嶽心性急如絃胷中無點惡東海
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南山白額奮全威天魔膽落

截斷妙喜葛藤掃蕩永明糟粕却憶老盧公辛若在
龍朔碓嘴花開劫外春千古高風動寥廓

智覺和尚像讚

以心爲宗如鏡照鏡一塵不立羣機普應風吹波浪
日照光明欲識玄旨翳汝眼睛心外無法鏡中無像
我述讚詞敲空作響

晦機和尚像讚

明 本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高踞慧
日閣自徑山而仰山肯受尊卑之束縛是風動幡動
心動黑漆竹篋難痰泊

真像淨慈道清首座求讚

頃石上青松底鼻直眼橫元不是住幻住甚覩見來
大似白日迷人鬼

孤峯德禪師像讚

古 春

襟懷秋爽笑語春熙金鷲毓五芝之秀白鶴覽九峯
之竒火烈星飛煨出金剛之鑽水清石現坐斷瑤席
之池五百間清風爲之淨拂一百卷宗鏡足辨妍媸
急流勇退大用全施名蓋四董揮塵而訶斥佛祖五
福兼備閱世而壽至期願昔在南岩曾接誨辭水枯
雪老復觀容儀定慧圓明照今古聯芳續談百千枝

大通本禪師讚

黃庭堅

前波法涌後波大通大通法涌澈底澄空圓照願海
千漚一寶圓通法流滔天沃日三世一念十方現前
銅崖鐵壁不可攀緣見卽彈指差過萬千大則偏圓
異位通則真假同源觀者着眼是傳非傳

淨慈竹菴和尚讚

宗泐

同年同師同道未免變曰爲皂檀板合無孔筇節拍
袒酬恰好爭覩鷲目橫空或謂白門生肇兄已遷化
他方我尚隨俗顛倒今朝展像如生讚歎相成懊惱
南山白額大虫放出平川淺草拈起缺疾梨椎擊碎

頂門一竅永明宗旨異孰同黃龍三關非玄非要
長渚岸頭舊話行祖父田園解克紹

全室泐禪師讚

宋 漁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
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
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搥之必死殺活機類金
剛劒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陞京刹名謚
朝給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間知於萬乘之尊雲漢
星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
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領

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淨慈希古和尚像讚

士 獻

德貫幽顯學該內外南屏寶樹陰涼北闕恩光盛大
氣排山岳簡飛六月霜風力振臺綱名重兩京冠蓋
能潤澤乎萬物者法雨霏霏可保障乎三宗者慈雲
靄靄嘻紫衣寵謝闔浮白藕華開清泰啓下宗鏡堂
早赴龍華會

永明潛禪師讚

因 復

疑疑法器孕靈河嵩空華嚴相紹法眼宗名聞霸府
冕玉致恭永明祖令杲日當空

智覺壽禪師讚

佛無異法取舍不同我以一鏡照彼三宗甘露所灌
淵流莫窮宜爾異國翕然嚮風

實相臻法師讚

維南有山天設翠屏師講其下鬼神來聽法戰之勇
氣肅千兵坡言不泯尚爲典刑

永明壽禪師讚

株宏

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
行願光照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
歟

永明壽禪師像讚

馮夢楨

天神之於形也猶春在花枝春殘則花謝神往則形
徂劇工如宋人鏤玉爲瓣或混其真似其如化工無
工乎葉公嘗工畫龍見真龍而怖走寫生固不足以
當生而况無生乎壽師爲像則不然譬夫摩尼神珠
非色非空非生非滅亘耀幽顯雨諸珍寶觀至幽若
冥界衰殺生類如閻羅但展幘以投誠知師深證無
生以無生生相度無盡衆生而無度生相斯爲水明
師之妙相歟

永明壽禪師讚

真可

古今禪教相非性相相忌久矣唯奇師宗鏡錄括三藏會五宗故其卷以百計學者多望洋觀師陞坐直拈西子一湖柳向當空風動波起日照明生道是禪是教是性是相比量非比量唯識非唯識一涉擬議便入黑山鬼窟非永明肯矣況諸宗義學筌蹄乎後之覽宗鏡者其隻眼始得

永明道跡讚

凡三十一別粹流通今祇存九

金門獻賦

黃汝亨

爲依佛耶自獻金門爲宗儒耶誰名沙門賦心賦神東躡西升吳越之師清泰之君齊天中天之壽壽無

量而無名名可求兮彌勒入補處以稱尊惟儒與佛
不隔一塵

斥鷃巢衣

金學曾

壽師在天台斥鷃巢衣一事此定中不思議境界與
如來鵲巢其頂相似非機忘議盡心同木石者木易
臻此卽如鴿就如來影中頃無驚怖豈莊生沙鷗之
喻耶余未達其境不能贊一詞惟不能贊一詞然後
見禪定不可思議之妙也具眼者以爲何如

叅依蒙識

吳之鯨

法王闡法亦資法力如空鼓風若助之異詔師示識

法緣夙植靈鷲宗風南屏子席竹祖桐孫世食其德
大劫不壞緣緣空寂薪盡火傳請問慧日

聖授蓮花

洪恩

心欲生天夢想輕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夢矢穢者
得財夢棺器者得位此處世出世念慮正倒之有徵
也乃師行道感斯瑞應夫普賢爲萬行之師蓮花表
一乘之法豈師之功階真淨果證妙圓之先朕者歟

神人護懺

鄭之惠

師懺衆生誰爲師懺漫漫長夜千古不旦九原可作
玄珠有粲巍巍華臺悠悠法藏恍惚見之手蓮牙象

密承甘露

江 鏌

若云有法難脩試做三年之攻苦若云有脩難證試
參一滴之甘涼斥鷃成巢現師定體三年一日也雉
兒立化現師慧體一滴千江也夫是之謂妙法

淨慈開山

虞淳熙

門外一湖水堂上一輪鏡鏡中西子妍湖裏菱花映
錯認涉入重重法眼便增翳病若箇永明旨誰爲智
覺境牽回長耳疥癩兒驚起灰心五百聖

古佛互證

陶望齡

羅千燈於一室那律不能分其光合萬派於滄海娑

竭不能別其濕諸佛法流智照恒如焉之師也非同
現同非異示異揭古今時劫爲旦暮死生人我爲俳
優知此法界一相無相之旨寧有餘蘊哉

降伏神煞

袁宏道

是園匪穢吾土非淨門前湖水實灌汝頂惟乾矢橛
蠅蛆一丸輪轉不停斯羽翩然憫彼頑冥竇神借佛
窟離溺器而成骨穴何以示人金鎗馬麥

智覺壽禪師讚并序

大 整

永明大師不思議人也以不思議人示不思議行惟
後世刻畫其跡譬之紛列群器囿彼太虛寧能盡其

量哉宜乎大藏諸傳所載脩因果互有同異也竊慮
學者從同異中橫起疑情故總合諸傳據其始末行
實凡三十條日日承明道跡仍繪其像并錄古今名
賢偈讚用梓流通使同信向因知無相之跡不越是
相有所悟入耳復合掌稽首贊以偈曰善哉導師乘
宿願輪示羈襍投地悟親妙蓮華王信解實鮮師
當剋髮誦不釋卷相彼羣羊蠢蠢異生亦感慈化馴
跪而聽長督軍儲兼徵稅務屢緣放生漸傾其庫形
臨市曹心獨逍遙王慨宥之世以是逃天柱入定九
旬爲際斥鷃巢衣國師深器擇法藏闡萬善同脩遠

花冥授神人夜投復遯金華坐忘道樹大七乘通溝
以甘露自是咸稱香象義龍羣魔唬魄七衆追從雪
賣子尋危湍萬仞一喝之餘夢孰不醒鷲嶺旣荒猿
洞僅存六環纔振百廢具興慧日宏開五山首寺浩
劫永明聖皇所賜師子爲座宗鏡飛光無法不攝靡
心弗降夜達別峯不遑寧息螺貝佛聲互聞國邑經
彼崇臺日演三車虎應獲記天爲散花彌陀定光一
佛兩佛恠汝長耳孃師饒舌風窳異域遣使來皈繼
之問道霧擁雲驅建大法幢功超萬嶽遠障狂瀾永
寧越國恒以淨業攝念往生撫期坐逝仙樂來迎靈

既既焚香新亦熾現設利羅遍身鱗砌杳杳重泉夫
誰知音炎魔羅王覩影歸心雉堦標竒鸞坡流譽一
月千江無來無去偶逢金骨迎返湖濱正猶窮子歸
依所親刹刹塵塵在在處處願此流通寸衷如是

銘跋

淨慈迤谷雲禪師塔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
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上禪師幼人家塾成童
入鄉校穎異有聲既冠游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
悟人後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

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師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鐵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徃依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習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任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尤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用

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眾其
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
奕都邑聳動一日領眾持鉢畿邑是夕寺焚無遺宇
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
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眾作福之地哉
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
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邃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爲親御書翰墨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
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眾曰
慈烏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著臨行業懃

茫茫一何訪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

身淪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

十九歲度弟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可七會

世師初欲以佛殿屬余記之未及而集世於是

等以西堂可宣禪師之狀來求余銘適余老疾弗克
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遊訥者留逾年
不肯去辭指懇款余爲之嘆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
僧堂而陰陽家爲法所禁將不利於王人師奮不顧
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矣
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言

矣雖爲適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道火患餘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而足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音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踐踏獅蹠或造其室日不容瞬毋若南山其濟亦於

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具始末盡譬如觀海測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淨慈明辯正宗廣慧及公塏銘 宋 濂

如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
者以攻翰辭辯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
然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磨正傳道配先哲者唯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
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
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

館撫之如已子使其視髮受其足戒師聞賢首家講
法界觀徃聽之未及終章堯爾咲曰一眞法界圓同
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贖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
哉遂走建業見廣智所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
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
石永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珠
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

之同袍聚上人呵言子才俊爽若此、

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

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

目不交視者逾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機
用彰明觸目無礙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
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謁寂照端公自列其
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罷期師聞言喜甚因勘辯
之師隨談而荅隼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參會
不閒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藏主室
取三乘十二分敬益溫釋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
湖聲光焜煌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浙江行宣政院
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眾手持
香華百里躡迎如見諸佛師爲陞座說法不翅大將

樹建旗 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剝普
恐其激 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浙江行省左丞相達
識帖穆 爾燕領院事延師于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
窘危厲 人所不能堪帥運糧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
平遺風 較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
師之道 辛丑之秋復請任持徑山補寂照故處亦不
辭而往 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瞿範日饜
盤飧王 卮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
爲通哀私使者攝帥問狀師了無懼色癸
二府白其寃強帥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載

有樂極而泣悲者 皇明龍興癸丑 詔有

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

不及

丙乙卯 賜還穹窿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

午八月

心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月

日行茶

吐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

牙數珠

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舍利設羅交綴

於上是

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盈

分爪髮

歸徑山卜於無等才公增石瘞焉世壽六十

八年爲

僧五十一夏度弟子君子人嗣其法者若干

人師長

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

取方命故所也百舉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
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以爲賢爲錫
今號云帥在天凡特憐頓佛恩三結於其歿也上
首弟子普慶保持道術是之故自扶其行來請銘
夫圓明妙性具三千門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
已而說經雷動鸞鷲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
不得已而忘纏總其枝末直探其根本者亦明此性
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
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盡之限以資
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

以爲東南龜鑑哉師出世時穹隆山石夜走及灌普
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
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不敢勦人也路曰華梵
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不
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
大小無礙無拘狎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
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漸芬系秋葉
之零飄陸庭所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
頃師機鋒交觸劔戟嗟嗟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
含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
大臣遣使侯迎陟於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
雙徑匪私於師東南龜鏡輕僂小夫借不自懲皎皎
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掀萬辭差惜是非旣昭重流
奮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卉木含榮世緣
已終微笑而滅舍利如珠綴於紺骨末學競奉胡燕
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
仰之誰敢不勉

淨慈孤峯德禪師捨筆

宋 濂

不任持各據席說法以列益有情未嘗有崇厚

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剎如世之所謂
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歸華彰著
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始猶仕宦而
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縉素之人往
徃歆豔之然非行業實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
此瀟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爲
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與補
恒落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
爲鷄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
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

司藏慧明師諸叔也見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
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師尚之挾至
鄞縣金鵞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
得度爲大僧爲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請五臺受具足
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
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鵞來曰金鵞山高多
少日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
竺西一日墜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
若有解遽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領之而師弗自是也
後扣淨慈見晦機照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湊其門者

如蟬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
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
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
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虎協應而了無障礙
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爲
國師師送之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
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
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誦誦誘掖音聲如雷
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
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各稱日間寢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任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坐十五夏煅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帝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嗣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且爲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暨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

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虎席江潮行省丞相康里
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王之時
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矣逮入聖朝師以
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
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
晝夜勤行母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荼毘勿
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首泊然入
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
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出灰燼
中某年某月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學者後四年其

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羣行

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坦請爲塋上之銘嗚乎從

無始來人於其間生死出歿無數矣何者爲名何者

爲相何者爲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爲定乎

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夙出常倫致位名小

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

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我觀禪那

之所至卽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

盡悉玄妙祇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旨有異同曹溪

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錫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

得大法使弗墜如師說白金鷲山歷抵諸方苦叅叩
孰知柄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
人却見泥牛闕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雜花六
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遁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
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
幻如雲烟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
無盡難名言苟加證詠遇且惑太史迹辭鑄白捨不
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淨慈禪師竹庵涓公白捨碑銘 宋 濂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爲慈雲徧布索訶世界鼓以
雷風澍爲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旣而圓鑑光師
爲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
觀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
正法其所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爲佛事
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
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勅
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
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
而智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人在侍集慶大龍翔

寺聞知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
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蒞焉四方名爲紳無不翁聚
無不與全悟游勅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尤
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
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
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閎闊之法清遠咸得與
聞之反覆叅求益探其闢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篇
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沉
寘盡斂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謹曰此文
中虎也清遠志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

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
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
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日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
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
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敬慕者
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恚
也全悟瀕歿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曰十餘年
接人非不夥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
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天天界寺主僧也寺印故
龍湖云全悟旣示寂清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欽陽文公玄於瀏陽一公
聞其雄辨遙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也
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帛延
主會稽之賓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
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
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詔
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
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問
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任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
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遊是月之十

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鉢塞莫
日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墻之東
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各山者某等
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日外集者凡若干篇不
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
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
若所寓也清遠驅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
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
五莖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
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為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

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
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
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嗔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
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
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之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
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
九僧臘四十二云濂聞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
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日之及
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人鬼
靈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

斯而已。瀟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捨上之文爲請因略其細而掇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燿鏗鉤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爲體其本旣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遙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縹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廢黼黻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潤師結秀之姿庭樹有知應在瑞芝旣抵碩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袂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

曾無一蹟報身已滅大火方融合利燦燦叢生其中
矧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偽靈明上通
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
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墟雙堦巍巍惟舅泊甥
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淨慈順公逆川壑堦碑銘

有序

宋 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
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
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堦上之銘爲屬衰遲之
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鋪叙

悟緣評隲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
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濂安得而
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
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修白業既歿蓮
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美娶婁氏屢至
哭子其情不勝哀乃望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
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
及寤而有娠師旣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卽從季父學
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
遂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畜髮

脩然有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
崇興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
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卽協眾力葺之
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爲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
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
覺源禿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爲嗣會橫雲岳法師大
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徃而受其說衆
推爲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
寺壽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爲綱紐之職
軌範爲之肅然壽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

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卽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
更衣入禪復走闔之天寶山叅鐵關樞公公圓悟入
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
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蠡殼
中耶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
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卽進之也公聞其事咲曰吾
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
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
覩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
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孝之極亟上

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洵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翌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閩與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叅擬坐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

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
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鷄子過新
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
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咲曰
未叱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
戲劇耶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
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
久之令掌藏室尋請分坐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
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闢驛道達
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德

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
之塋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
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
爲之王叅徒寔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宇居之石
室巖禪師王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翻
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
拓之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西廡方
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
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援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
憫心切亦不欲拒旣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

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
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
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
川二字遺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卽重見日
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囚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
發二囚寔爲渠魁所經之處焚燬欲盡歸原報恩以
師故獨存師終不違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
廷爲降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爲悅
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
簾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碓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叅

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尋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
方赤趁火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
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
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
陶甓拾材若神運鬼輪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
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笑趣辦七成既粗
完其下仍築塼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
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口塼終
不可以就平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空鑿輪相及
酸珠之類日就月將闢楯洞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

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
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堦燈熒煌知師
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置解之
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
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
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間殿堂轟
如門廡森如庫藏燁如搏上以設諸像梵容穠冲各
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臺府
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日未也復蹇東南
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叅初地三

以坦墉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
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
業慶成東報國舶塢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
荒榛福進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於辨章獲仍
其舊辨章欲閱大藏尊經於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
爲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剎表以
題號一時畢聚仍畫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
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辨
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比之患矣師俄散財如

歸原時恬然而退辨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虎席辨章
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
往拯室廬之欺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緇素
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
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素驩自負通榜嚴寶積二經
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歛衽而去已而思遠溫方
叅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項
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
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述禪師市材於山欲建
萬佛閣而年老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

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剝解脫門以至蒙堂經室
無不具足勅帥採材於山道經普安院院燬已久唯
山門巋然烟山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
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輦至故基一毫
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 皇上尊
尚佛乘召江南高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帥與
其列陞座演說聽者數千人 駕幸臨慰問備至號
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塘清遠渭方王淨慈舉師以
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
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甚師

亟還鄉召匠計備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
僧負官逋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
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
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
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復設利
無筭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其一卽行圓於
是持靈骨而歸建捨於某處以明年某月某日藏焉
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叅偈一卷皆傳於
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
我心空耶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

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
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渺
瀰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
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旣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往
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
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
銘曰大法雖無外兮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兮觀
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兮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
兮糲糲成羸虧理事本不二兮縱橫隨所之渾極造
大同兮徧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兮蓮華出屏間異

僧佩圓光兮逆流蹈波瀾去符既復拔兮何能滯塵
袞袞我天寶山兮鑄鐵爲關扉奮迅一朝入兮窺破
生死機盡洗結習垢兮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兮
不離無爲宗彈指幻捨廟兮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
悟兮自外而廊中歷坐古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甘露
恒四灑兮餐之甘若飴木石被濡潤兮談玄分五時
大明麗中天兮佛日同輝照所資生育功兮欲使陰
冷消爰集清淨衆兮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兮無
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兮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曩
今恩寵何便番卷舒每隨時兮孤雲本何心生滅已

兩空今遺蹤。遯難尋。勒辭在中林。今振德無古今。

淨慈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宋 漁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
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
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
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覩世尊於耆嶺。山一切有
情。無攝授可謂極光明盛人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
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
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
爲狀來徵銘。狀文淵愨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

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藜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空膠轕若將溷焉年十二卽思捨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爲驅烏仲智竒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普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門庭

巖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覺
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張挈
綱維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至真如豔禪師
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法化聲聞燁然騰緇素
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叙
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
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王龍華一坐十
二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
不出乎台境諸方歛倚之以爲重競來聘致漠然若
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

其卽禪定之功也。應可強分同異哉。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王寺事。公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率衆邀於道。擁居其位。公屢却之。不聽。色頹然。不怡。時當歲儉。問道者如雲。糧糲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擊鉢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退。歸卧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遂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

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水晶
者徧滿於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
歛其不壞者并遺骸歸龍塋而藏焉公儀觀確碩識
見夔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
於不得已會 明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
勸公求檄以主石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
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
於悠久所度弟子其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
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

刊行平居遇物咸咏率出入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
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當
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已及物尤非人之所及黎
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
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
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脩之
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
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韶
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
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且

授公瀕歿之際又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
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微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矣
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
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
爲後來者之勸銘曰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
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忘意觀念之勤亦依真住
均爲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旣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
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羣
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
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繫維入荒洞然不懸毫絲

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即爲淨上空有俱息
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
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散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
熙如春陽脚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
南屏草木大根大莖法雨普霑輒者皆萌俄結雙趺
稱佛而化金帝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茶毘
設利續絃光如琉璃龍華之阿有埒如笱琢石鐫文
爲世規準

淨慈德隱仁公埒銘

宋 濂

佛滅度後波羅乘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埒爲作銘

託名曰達舍婆陵迦有楡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
道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
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
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塋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
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
出世之因來徵翰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漁不敢辭
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娶之蘭溪人父端母楊淑
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
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于閩之囊山於人慎
許與獨以遠大其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

朗卽能頌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
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任山了
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明之孫不振臨濟之宗師往
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透相奮觸電掣雷奔義公命爲
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利所在必求諸尊宿
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暉公方王湖之道
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
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
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
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間月江印公在育王雲

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方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

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

浙水西相狎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遊衍而激正

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訥公爲最密風

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

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

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

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

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

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王之一坐十五夏唱道

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
麓曰潛菴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
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韶之南華不遠三
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
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其行從容問
師曰佛法有重輕耶曰否曰佛法旣無重輕師位寧
有崇卑耶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者學碩
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
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醲
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

頗有人緣施者麋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
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寧
下刑曹刑曹以師舊王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
寧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
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
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毘從
事收骨還塋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
四師風措孤峭不繫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
如賓師縱無僦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
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

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
聯纏纏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於成
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其嗣法上
首智者志父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濂
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包欵故出其輪下者
多內裏誠懇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葩澤術當於
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旣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
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
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
矣晚蒞南屏道價益重巖然如魯之靈光柰何緣業

盤立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
久歸爲序其盡靈語以傳復書其事俾鐫諸堦其不
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大辨之門總攝
羣機棒喝交施颺旋雲飛誰爲之孫乃克小似奮迅
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峰莫攀一彈指間衝破
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
靈源芳泉可斟灑以錫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
挽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
護經非賢孰干四眾驩呼迎師往往旛華塞冷觀者
如蝟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蟄方真一雷盡驚我法

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幢之仆闕者
心推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
中天白月在斗

南軒銘

并叙

釋契嵩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
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
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凌爍
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
間徃徃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士
之達觀者孰不貴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使言凶

悔吝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
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
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於此會事欲引去念
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
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
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發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
相須

題淨慈院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黯澹清瑩無時不好
山嶂樓閣金翠交暎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暝

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爲道者安得不
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敞荷香亭資
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二
十一日潛子題

題諸師遺墨後

無慍

右古田方山東嶼無見秋江五大老遺墨五紙今鴻
福葵季則長老得之於其伯父王思晦處合爲一軸
求予識其後此五大老皆吾鄉前輩尊宿當元之盛
時雖出處之迹稍異然其道德聞望流播江海之間
不相上下古田方山唱斷橋之道於南屏東嶼唱石

林之道繼之先後數十年輝映叢林何其盛哉無見
居華頂追躡高菴之風秋江居松岩又與華頂角立
矣如華頂之火壑松岩之活埋末後光明盛大近代
不多見也予生於諸老後道荒德薄荐罹患難慨想
高風遠度深有愧焉聊書以識

跋松泉和永明山居詩後

古春

宋汴京曦法師居慧林忽於定中見大金蓮花題目
永明寺宗本其他小花不可勝數皆禪師化人也因
而往彼脩敬問曰師乃別傳之宗何得題名淨土耶
師曰雖在禪門而常脩淨業耳是知淨土之說吾

佛宣文於竺乾恒沙諸佛贊揚於十方傳至東土慧
遠法師首結蓮社普勸僧俗以爲功高易進此法門
最其後禪講諸師王臣士庶歷代名賢或文或詩贊
頌之言盈諸卷帙浩若烟塵故永明壽禪師有詩六
十九首慶壽獨養從而和之今松泉又爲和之其理
該貫詞意俱高若不爲韻所拘者苟非達淨上之奧
何以臻此然師平日留心經教曾纂華嚴圓覺楞伽
三圖進於京闕又復成此微妙伽陀焜燿今古玉應
金春豈非迹雖爲禪而常脩淨業者乎惜無曩法師
定中見金蓮題名其上姑書此於卷尾云

題永明舍利卷後

岳元聲

世眼多以老衲堅固子作奇特想根器狹劣者益復
驚怖謂是虛而不可憑之物乃始信生疑疑生誑誑
竒生臭腐傳其溢無傳其常溢則傳之也妄妄語生
大我慢不知黃面老子五色舍利亦家常乾屎橛行
者政不必作揀擇想重增此藩籬也

永明道蹟小跋

孟養志

夫佛乘不可思議余安能以思議參其旨竊怪謗
佛子其執幻相失真如者無論間有辨知解宗徒懣
以超超自恬謂一徹俱了安事工力此無間頑空大

迷無異糞砂作飯卽此執無一念便萬縛千纏牢不可解矣永明大師先覺者謂彌陀應身彌陀卽無量壽佛也烏用百八事日勤勤爲蓋常住真心原無停住勤而行之是妙真如體以法言則真實不二也有謂以勤脩復真性猶二言之也且夫師證彌陀果再世何爲以顯教也世溺頑空師以真實脩爲後普弘濟渡則百八事之勤勤真以一心萬法萬法一心之肯身爲範爾師道跡法言種種今古問上讚叙不啻詳余持搨師勤行以證空相不二用悞世之以超超謗佛者

捨院題名後

李日華

永明壽禪師宰堵波與其靈蹤幾毀於彌戾其一百
二十代骨孫大壑旣手出之又手營之一時宰官居
士緇白善信才者筆墨富者金粟權者禁令健者筋
力事有成謀而壑公未嘗募一銖於民間也世之募
者必先登善信名而後行檀壑公雖不募而善信名
不可以不登則具貞珉以請須其功成勒之以環宰
堵同固歷劫夫壑公不募而諸善信先之以檀諸善
信無意登其名而壑公謀登之皆最勝因中互攝之
妙用也余深爲之讚嘆

題建影堂冊後

吳之鯨

浮渡既構竹閣清風穆如靈長復供金經貞珉不朽
此南屏勝緣也玄津禪師擬於懺堂後增建丈室上
供永明師像作影堂卽以經貯壁爲金剛窟今見者
聞者踴躍奉持功德無量榆葉可捐請自遊士始